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八十五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八十五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五

纂梁蕭衍

附子孫

王僧辯

王琇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照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畧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



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後爽識鑒過人  
尤敬異行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  
王鎮西諮議叅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  
人謂行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問其名氏忽然不  
見尋以父艱去職歸建鄴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  
良以行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軍王融欲因帝  
晏駕立子良行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  
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  
行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耶懿曰直哉史魚何  
其本強也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

行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  
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行行曰隨王雖有美  
名其寔庸劣旣無知自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  
武陵太守卞白龍百一此並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  
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  
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卽徵歷生爲  
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召隨王至都賜  
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旣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  
之乃起行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  
景懼罪白服來迎行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

反跡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解之慧景遂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隸廣之行次熨斗州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行欲大振威畧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猶奮請先進於是廣

之益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

里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衍墜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衍因與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日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帝勅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

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  
尋爲司州刺史行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行不  
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行出見馬答書殷勤縛  
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  
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行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  
折角小牛車四年魏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  
曹武度沔守樊城齊明擬行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  
軍事發遣又命五丘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  
行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行  
止之不從於是大叩行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

退以行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  
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  
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行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  
州刺史始安王暹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  
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  
救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  
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  
王言權行國憲行請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  
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  
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行長兄懿

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  
今六貴比有人自畫救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  
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  
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  
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  
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  
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  
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  
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  
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

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  
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  
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  
從衍乃迎其弟偉及愔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  
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  
事泄被殺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  
聽嬖倖之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  
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爲孝嗣  
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戈  
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



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畧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飯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亦心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

遣兵收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

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  
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  
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  
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  
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  
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  
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濟江遣  
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  
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  
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

史蕭懿將兵在小岷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民箸  
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遺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  
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爲人所殺寶  
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  
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  
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  
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  
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  
主然之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  
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

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二  
年冬懿被害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  
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告以舉  
兵曰昏主暴虐惡愈於紂當與卿等共誅之是日建  
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  
馬五千匹甲士二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  
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宗室蕭穎胄以襲襄陽衍知  
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  
事天虎既發行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  
收天下矣荊州得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

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  
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  
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辱亡  
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聞見同邪挾荆雍之兵掃定  
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  
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於穎  
胄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  
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  
州府人皆有書令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  
弟云一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

事心脅彼聞必謂行事於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  
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  
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  
夜遣呼西中郎席闡文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  
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  
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  
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  
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  
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  
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

州之事且籍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  
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  
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  
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  
穎胄乃謂天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  
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首  
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  
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於  
衍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

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時年月平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河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

國以衍爲征東將軍茂申衍發襄陽山以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叅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

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  
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  
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  
冠軍將軍鄧元起等會大軍於夏口衍築漢口城以  
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過江中絕郢魯二城  
信使時張冲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  
南康王卽帝位于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衍爲  
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  
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  
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

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中允牙等十三軍救郢州  
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丞布闡文勞蕭衍軍齊蕭  
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厓不併軍圍郢定西陽  
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  
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  
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  
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  
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  
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  
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

地不有  
所不  
爭城  
有所  
不攻

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

武昌衍命軍王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率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七月衍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於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窮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

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警服陳虎牙卽伯  
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寬懼我謂九江傳  
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  
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  
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盡城之精  
也及旦其城主程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  
自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恩耳桀犬何  
嘗不吠堯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  
疢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衍竝加隱恤其死者  
命給棺槨東昏聞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囚徒以配

軍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  
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卽日沿  
流八月天子遣兼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  
以進路留上庸太守韋獻守郢城行軍事鄧元起將  
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  
守益城及衍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  
夏以便宜從事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  
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  
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  
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



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衍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游兵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款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征虜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

器尚十餘萬闔人王偃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倚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竝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內驅逼營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穎胄率于是衆望盡歸於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衍命諸軍築長圍初衆軍旣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

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  
乃遣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  
守蔡夤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穆北徐州  
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  
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  
及克惡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  
分賚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  
衍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  
史封建安郡公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竝如故衍入  
屯殿內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衍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劔履上殿餘竝如故甲寅衍爲相國撫百  
揆封梁公加九錫丙戌衍進爵爲主天監元年夏四  
月丙寅衍自立爲帝廢齊和帝寶融爲巴陵王宮於  
姑熟尋弒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皆降爵  
爲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八年魏  
取梁三關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年四月  
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釋氏法  
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救織官文錦不得爲仙人鳥  
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  
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于是朝野誼譁以爲宗廟去

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  
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  
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六年  
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  
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  
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  
統率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  
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

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  
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爲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  
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  
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  
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旣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太  
子六年魏主修西奔就宇文泰于長安先是熒惑入  
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  
曰虜亦應天象耶高歡立元善見於洛陽魏自是分  
東西大同二年東魏遣使請和許之三年修長干寺

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堂是年宇文  
泰敗高歡于沙苑八年高歡以侯景鎮河南九年高  
歡敗宇文泰于邙山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  
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  
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  
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  
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  
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  
不憚勤勞至一自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  
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

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諂  
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  
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  
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  
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  
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  
梁主惡其觸實故怒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  
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  
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

人  
都  
街  
或  
暮  
夜  
公  
行  
剽  
劫  
有  
罪  
亡  
命  
者  
匿  
于  
王  
家  
有  
司  
不  
敢  
搜  
捕  
上  
深  
知  
其  
弊  
溺  
于  
慈  
愛  
不  
能  
禁  
也  
中  
大  
同  
元  
年  
梁  
主  
幸  
同  
泰  
寺  
講  
三  
慧  
經  
四  
月  
解  
講  
是  
夕  
浮  
圖  
灾  
梁  
主  
曰  
此  
魔  
也  
更  
宜  
廣  
為  
法  
事  
遂  
起  
十  
二  
層  
浮  
圖  
將  
成  
值  
侯  
景  
亂  
乃  
止  
梁  
主  
年  
高  
諸  
子  
心  
不  
相  
下  
互  
相  
猜  
忌  
邵  
陵  
王  
綸  
為  
丹  
陽  
尹  
湘  
東  
王  
繹  
在  
江  
州  
武  
陵  
王  
紀  
在  
益  
州  
皆  
權  
侷  
人  
主  
太  
子  
綱  
燕  
之  
常  
選  
精  
兵  
以  
衛  
東  
宮  
出  
綸  
為  
南  
徐  
州  
刺  
史  
梁  
主  
舍  
晉  
兄  
弟  
而  
立  
太  
子  
綱  
內  
常  
愧  
之  
寵  
亞  
諸  
子  
使  
迭  
為  
東  
揚  
州  
以  
慰  
其  
心  
晉  
兄  
弟  
亦  
內  
懷  
不  
平  
至  
是  
晉  
以  
梁  
主  
衰  
老  
朝  
多  
稅  
政

遂  
畜  
財  
下  
士  
招  
募  
勇  
敢  
左  
右  
至  
數  
千  
人  
以  
襄  
陽  
形  
勝  
梁  
業  
所  
基  
可  
圖  
大  
功  
乃  
克  
已  
為  
政  
撫  
循  
士  
民  
數  
施  
恩  
惠  
延  
納  
規  
諫  
所  
部  
稱  
治  
太  
清  
元  
年  
高  
歡  
卒  
侯  
景  
來  
降  
梁  
主  
舍  
身  
同  
泰  
寺  
二  
年  
侯  
景  
叛  
襲  
破  
臺  
城  
梁  
主  
遂  
為  
所  
弒  
年  
八  
十  
三  
武  
帝  
少  
而  
篤  
學  
能  
事  
畢  
究  
雖  
萬  
機  
多  
務  
猶  
卷  
不  
輟  
手  
燃  
燭  
常  
至  
戊  
夜  
撰  
通  
史  
六  
百  
卷  
金  
海  
三  
十  
卷  
孝  
經  
義  
周  
易  
講  
疏  
毛  
詩  
春  
秋  
答  
問  
尚  
書  
大  
義  
中  
庸  
講  
疏  
孔  
子  
正  
言  
凡  
二  
百  
餘  
卷  
王  
侯  
朝  
臣  
皆  
奉  
表  
質  
疑  
帝  
皆  
為  
解  
釋  
爰  
自  
在  
田  
及  
登  
寶  
位  
躬  
制  
贊  
序  
詔  
誥  
銘  
誅  
箴  
頌  
箴  
奏  
諸  
文  
又  
百  
二  
十  
卷  
六  
藝  
備  
間  
棊  
登

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飯而  
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噉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  
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  
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  
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  
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禕榆三翟之外皆衣不  
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  
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  
月四更竟卽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及在



蒙塵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始天監中  
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  
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  
泰寺災帝啓封見舍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  
十八克建鄴之年也

簡文帝綱武帝弟三子也卽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  
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則  
信矣及長睿字寬弘未嘗見喜愠色眴眴則目光燭  
人讀書十行俱下蘇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嘗

于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春秋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文涇滑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卷沐浴經三卷馬樂譜一卷棊品五卷彈琴譜一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于世卽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義披尋文史未嘗暫釋旣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

殷不害曰麗涓死在此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問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王偉乃與彭嵩王修纂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嵩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旣醉而寢偉乃出嵩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禁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

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立竝悽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疑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所藏書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

督荊州刺史鎮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

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釋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譽

雍州刺史蕭譽江州刺史蕭■等遣世子將兵入援

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盟敕止援軍釋軍於郢州之

武城與蕭譽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張纘為湘州刺史徙纘代蕭

譽為雍州刺史纘恃才輕譽迎候有闕譽至留纘不

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纘與釋有舊

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

州鎮譽歸湘州續遺釋書曰譽欲襲江陵譽共謀不  
逞釋懼自蠻中步追馳歸樹柵掘塹以自守梁主爲  
侯景所逼遂殂釋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  
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蕭譽留參軍蔡大寶  
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於王僧辯具陳  
方畧以爲城中都督督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尺譽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蒨有舊密邀之蒨帥  
所部降其兄蒨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  
中始覺蔡大寶奉譽母登城拒戰譽聞之遁還岸亦  
走釋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於釋曰

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  
餘小忿或宜容貸真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  
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  
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  
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  
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殺蕭譽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  
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  
照帥兵受釋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  
蕭圓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

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繹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繹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繹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沉於水四月武陵

王紀頗有武畧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

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

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備而八千匹聞侯景陷臺

城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又士豈能匡濟至是遂

即帝位叅軍徐怵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怵勸紀速

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人告怵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口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為帝

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撫守成

都梁主聞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

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  
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  
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迴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  
泰尚以方畧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  
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  
迴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  
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  
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  
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

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紀以黃  
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錦綵稱  
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有請事者辭疾不見  
巴東民斬峽口城主來降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拔  
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  
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  
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  
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  
梁主絕紀屬藉下圓照等於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  
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八月魏尉遲迴圍成都

五旬蕭搗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迺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迺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關壘陳霸先鎮京口二年帝以王琳部衆彊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啓帝

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繹使魏使有關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譽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徵王繒辯王琳入援魏軍至柵下繹猶賦詩無廢城破被禽爲魏人所殺繹性不好聲色頗慕高明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丘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給繹攻書畫盡自圖宣丘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乃當時才秀爲布衣交常言比諸葛亮桓溫惟纘許焉性



愛書藉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  
晝夜爲常畧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  
恒致達曉常眠熟大斡左右有睡語一次第或偷卷  
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覆楚楚我畧殷奏機  
務煩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  
曰我韜于文士愧於武人論者以爲得言自侯景之  
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  
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爲蕭勃  
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藉藉不盈三萬中興  
之盛盡於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

鄴繹將多楚入不願移繹亦未欲動僕射王褒尚書  
周弘正驟言卽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以爲建鄴王  
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  
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去年八月丙  
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  
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  
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凶在我運數  
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朓仁勸帝乘暗潰圍  
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朓  
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朓仁侯景之黨

豈是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  
盡燒之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  
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又  
召王褒謀之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遂使太子王  
褒出質請降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  
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  
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尅見在幽逼求酒  
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  
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  
真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鴟鵂其三曰松風侵曉哀

霜零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  
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耕人梁王  
詔遣尚書傳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  
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詔使以布帔  
纏尸斂以蒲蓆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  
繹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  
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  
驚其妙凡所占决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  
荅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繹自勉曰苟有  
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墻壁崩倒

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蓮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故

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登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登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脩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登兄譽于湘州登率眾攻江陵以救

之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營  
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没于水營恐不能自固乃  
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營與魏師襲江陵蕭  
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營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營稱皇帝于  
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營曰臣聞人主之行  
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  
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伐  
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族咸在江東悠  
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

下旣殺人父兄孤人之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  
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  
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  
隨卽詮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  
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服禹萬世一時營謂  
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  
德若遽爲卿計則所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  
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營恨乃曰不用德  
毅之言以至於此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于威

畧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  
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  
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晉篤好  
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  
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傳子琮為唐所滅敬帝方智  
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為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為  
霸先取而梁亡焉在位三年年十六

王僧辯太原人也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  
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  
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以勇畧稱元帝

除荊州僧辯為府參軍侯景及元帝命僧辯總督舟  
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  
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  
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  
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  
僧辯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  
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  
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  
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  
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

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放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龕子仙等送江陵郢

州旣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鵠頭等戍並尅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旣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襟及發鵠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

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

東以拒北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啓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荆州已滅繹子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高渙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子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

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推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顓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

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顓顓先仍使整舟楫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尅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譎殆天授也

王琳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大清二年琳隨王僧辯破侯景後拜湘州



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腐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

遣王僧辯攻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納時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

進趣之計既而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西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霸先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及篡梁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沌口琳禽安都文育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魏尅江陵之時末嘉王莊年甫十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琳請納莊爲梁王齊高洋遣兵援送仍拜琳爲梁丞相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

刺史子弟赴鄴奉莊慕梁祚於郢州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琳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及兵交西南風翻爲填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

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已而召還鄴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

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吏以酒脯來至號醉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琳體貌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于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



陳霸先 附子孫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少倣儻有大志  
 長於謀畧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練  
 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為當時推服日角龍顏  
 垂手過膝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  
 中及覺腹內猶熱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新諭  
 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霸先  
 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霸  
 先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  
 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

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  
將會焉西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  
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  
棟霸先遣使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霸先東揚州  
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州時僧  
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  
約進次大雷三月霸先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州  
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以悅曰一把子人何足  
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般  
船具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

中樓雉相接僧辯杜崩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  
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卽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  
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  
五城以遏大路霸先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  
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旣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  
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  
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啓命霸先鎮京口五月  
及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霸先代鎮揚州承  
聖二年湘州平霸先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霸先位  
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啓請晉安王

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真陽侯明還主社禘王僧辯納之明卽位改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霸先固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

之及其子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詔授霸先侍中大都督楊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肅載舉兵逆命霸先表自東討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軍至義興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載及龕從弟北叟來降霸先撫而釋之仍以載兄鼎知郡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熟又遣淮州

刺史柳達摩等領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霸先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先是太白自冬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乙卯出于東方霸先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

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糞米一升一升米糞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人請和霸先許之乃於城外盟約其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齊人殺之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誅龕其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并任約徐嗣徽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王叢擊

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引度兵馬自方山進及見塘游騎至臺都下震駭霸先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六月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進至莫府山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鬲以糞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會霸先從子倩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卽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齎人人裹飯混以鴨肉霸先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狗虜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獲免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



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絀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買酒者一人裁得一醉太平元年九月壬寅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梁武帝從子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頎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霸先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年甲午霸先進位太傅加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二年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陳使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

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謚曰梁敬帝三月陳主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時盤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三年年五十七歲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儁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

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文帝備武帝姪也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豁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

自強苦如此云位七年年四十五歲

廢帝海陵王伯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盡歸于安成王瑱瑱廢帝為熙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年十九

歲

宣帝項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理則懸絕犯斯不避適足為禽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畧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為捍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痴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后主叔寶宣帝子也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知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

示朝臣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及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襪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

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醉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爲祆乃自於佛寺爲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隋文帝謂高頴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于江若彼能

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巖隋文愈忿以晉王廣  
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  
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  
鎮戍相繼奏聞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使南平  
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  
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  
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  
阻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千餘人及聞隋軍臨  
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  
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以渡江之理但奏

伎縱酒作詩不輟三年正月乙丑朔大霧四塞入人  
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  
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  
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  
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  
子建至告變戊辰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蠱  
蠱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  
可戒嚴于是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重立賞格分  
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庚午賀若弼攻陷  
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

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  
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  
林至石子岡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  
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  
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憲苦  
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既而軍人  
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  
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  
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再預宴

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  
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  
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  
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  
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  
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  
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  
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  
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  
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

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頻至日猶見啓在牀  
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  
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  
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旣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  
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後主以隋仁壽四年  
終于洛陽時年五十二封長城縣公謚曰煬

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五



所  
圖  
書

